



【著述者说】

## 用心灵读画

□支英琦

一样,喜欢着水墨画,喜欢在画里感知和触摸古人的生活情态,在体悟艺术中清洁精神,镜鉴人生。

其实,生活在现代城市里的我们,忙忙碌碌,难觅真趣。偶尔在画里回望,谁都无法不去羡慕洒在宣纸上的往昔气象。恨不久,就尾随画中那些高士,悠游山林,听风赏琴。画中的那些山,或高峻或平缓,都是充满生机的,仿佛抬抬脚就可以迈入;泼墨擦出的云烟,缥缈无迹,一缕琴音就在云雾里萦绕不绝;烟波浩渺的江河溪涧里,一个孤舟蓑笠翁,已然钓起无尽的寥廓。

当然,还有兰竹松月,柳烟荷影,文人的高洁情志,浸淫在水墨里恣意挥洒。隐喻性的物象,有了更多的情感因素和精神

寄寓,愈发淋漓生动,耐人寻味。画中表现的那种自由往来,潇洒无羁的风范,更是心向往之的理想境界。今天的我们也不例外。

好的绘画,是直入人心的,是生动鲜活的,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画,用自己的心灵读画。在看画、读画的过程中,身外太多的喧嚣与浮躁会被渐渐过滤,自心本有的空明与纯净也会得以显现。这时候,我们或许可以从画中看到了生命,看到了自己,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大智慧,看到了宇宙世界的大境界。

中国画是写意传神的艺术,博大精深,意蕴悠远。画中禅机,只可意会,难以言说。绘画和文字是两种可以接近,却永远无法替代的语言方式,试图用文字来解读画面是困难的。我们外窥画,勉强写文,难免粗浅,甚至错

谬。另外,中国画历史悠远,名家名画灿若星空,我只能选择最耀眼的以及我喜欢的画家的一幅画作来展开文字,更多的画家以及画作未及细细品读欣赏。好在,这不是一本系统评析名画的,我只是把我看画、读画、悟画的心得,试图用散文的方式写出来,并借此就教诸君,以为快哉。

石涛《画语录》中说:“太古无法,太朴不散。”说的是宇宙初始,混沌鸿蒙,“法”始“无法”,“无法而法”。画理奥妙,处处玄机,不多说,不可说。不妨,我们一起来做艺术的参禅者,涤虑净心,感受绘画,微笑人生。

(本文为作者《读画:中国历代名画精赏》序言,书中部分文章曾经在本报副刊设专栏刊登。)

【好看小说】

## 官场跌倒之后路难走

□朱信凯

《涅槃之路》是作家张政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,描述了肖连才、胡黎明等人失足栽倒之后,生活、创业的艰难及感受到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。林业厅副厅长、原栖凤县委书记肖连才、栖凤县常务副县长胡黎明、县委常委县高新技术开发区主任戚晋仁等人,因腐败分别获刑五至十年,刑满释放后或迫于生计,或不甘失败,急欲东西再起,于是三人联手创办“鑫隆”石膏矿,结果事与愿违,人生再次走上绝路。

肖连才被逮捕时刚去林业厅任职时间不长,省里还没有给他分房子,而在栖凤县住的房子因他已被逮捕,县里没有允许他参与房改。肖连才家被赶出县机关宿舍后几次搬迁,最终经其堂弟肖连忠帮忙,租住进乡供销社在城乡接合部的一个停业的门市部里,那是上世纪建的土坯房,房顶漏水,四面墙体开裂透风,正如肖连才所说,“还不如他当年抓养牛养猪时培养的的典型户的猪圈牛栏”。肖连才住不下去,一心要换个房子,急于弄个像样的“窝”。冰天雪地他登门求助老同事,想让县里给套公房,几经周折最终难以跨越政策门槛,未能如愿;随后参与县农业局集资建房,本来木已成舟,可“炖熟的鸭子偏又飞了”;又听说东北某旧村改造中,有些农户房子分得多,住不着急于出售,价格也相对便宜,就抓紧托人办理。钱也凑齐了,协议也签了,房也看过几次了,却因有黑社会背景的开发商操纵“强拆”再次泡汤;最后无奈买下乡供销社的破宅院,为苦命的老婆高芝香举行了葬礼。在石膏矿被责令关闭后又被高利贷债主强占抵债,肖连才父子再次被扫地出门,无家可归……

《涅槃之路》选取刑满释放官员回归社会、“重新做人”的艰难这样一个题材,属少有人涉猎的题材。它不像某些“反腐小说”、“官场小说”那样,以不同的方式揭露腐败,描绘腐败干部的丑恶嘴脸与奢靡生活,而是浓墨重彩去描述腐败官员失足跌倒,失去权位之后的凄苦生存状况。试图以此撼人肺腑的描述警示那些大权在握、心存侥幸的人,以肖连才之流蜕化后的悔恨和涅槃重生梦的破灭为鉴,珍惜自己今天的工作、荣耀与幸福,切莫心存侥幸、铤而走险,贪污腐败,跌入深渊。该书对那些手中握有某些权力的人们有一种全新的、独特的警示和劝诫作用,增加了社会舆论环境中的正能量,在当今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。

《涅槃之路》创作中坚持和运用现实主义手法,注意弘扬时代主旋律,在长篇故事中从正反两面着笔用力,演绎故事不忘阐发为人、做官、处事之道;宣传廉洁、反腐,不忘以事喻理,寓深刻哲理于扣人心弦的故事之中。整部书的主旨是阐释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的为人哲理,宣传清廉一生平安的从政为官忠告。情节引人入胜,故事曲折起伏,主题耐人寻味。通过展示肖连才、胡黎明、戚晋仁等人涅槃重生梦的破灭,打破某些腐败官员“凭真本事”起家的神话。这可以说是一种真诚的劝诫。

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,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,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。

喜欢一本书,或者喜欢许多本书,只要发自内心,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,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,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篇幅无需太长,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。

投稿邮箱:  
qlbook@163.com

【书里书外】

## 《中外文学交流史》编后记

□祝雨

作者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,我心怀感激。在这九年里,有的作者不幸故去,有的作者中途退出,但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。吕同六先生原来负责主持意大利卷,工作开始不久不幸去世。我们深深地怀念吕同六先生,他的故去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,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损失。张西平先生慷慨地接替了吕先生的工作,意大利卷终于圆满完成。朝韩卷也颇多波折,起初是北大韩振乾先生承担此卷的著述,后来韩先生不幸故去,刘顺利先生加入我们。刘顺利先生按自己的学术思路,一切从头开始,多年的积累使他举重若轻,如期完成这本皇皇巨著,几乎是奇迹。还有北欧卷,我们请来了瑞典的陈迈平(万之)先生,后来陈先生因为心脏手术等原因无力承担此卷撰著。叶隽先生知难而上。这期间种种,像叶隽所说,“使我们更加坚信道义的力量、人的情感和高山流水的声音”。李明滨、赵振江、郭涛

浩、郁龙余、王晓平、梁雨芳、朱徽先生都是学养深厚的前辈,他们加入这个团队并完成自己的著作,为这套丛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,也提高了丛书的品位。卫茂平、丁超、宋炳辉、姚凤、查晓燕、葛桂录、郭惠芬、贺昌盛先生正值盛年,且身当要职,还在百忙之中坚持写作,使这套丛书在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上具备了最前沿的学术品质。齐宏伟、杜心源、周云龙都是风头正劲的学界新秀,在他们的著述中,我们看到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美好前景。

这套书是个集体项目,具有一般集体项目的优势与劣势,成就固然令人欣喜,缺憾也引人羞愧。当然,最让人感到骄傲与欣慰的是,这套书自始至终得到比较文学界前辈的关心与指导,乐黛云教授、严绍疆教授、饶芃子教授在丛书启动时便致信编委会,提出中肯的指导意义,之后仍不断关心丛书的进展。2005年丛书启动即被列入

“十一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,2012年,本套丛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,这既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保障,我们更认为这是对我们这个项目出版价值的高度肯定,是一种极高的荣誉,因此我们由衷地喜悦,并充满感激。

大家都是有缘人,聚在一起做一件事,缘起而聚,缘尽而散,聚散之间,留下这套书,作为我怀念起20多年前我在山东大学的学业,那时候我对比较文学的憧憬仍是纯粹而美好的,甚至有些敬畏。能够从事自己志业的人是幸福的,我虽然没有从事比较文学研究,但有幸从事比较文学著作的出版,也算是自己的志业。此刻,我庆幸自己是个有福的人!

【我读我思】

## 托尔金怎样用心做父亲

□康慨

这些信和画完全没有出版的意图——首次付梓已是托尔金身后三年的1976年,由再娶的加拿大三儿媳编辑成书——《圣诞老爸的来信》。信中充满了喜剧甚至闹剧的色彩。圣诞老人基本是个没什么大本事的孤老,住在又远又冷的北极,对世界上的纷争一筹莫展,况且他自己也有乱七八糟的家事要处理。信里常常出现弹簧式的字迹,因为即使是圣诞老人也怕挨冻而发抖。精灵灵秘书写一手蜘蛛模样的精灵文,肥大粗厚的笔迹则出自大白熊胖乎乎的熊掌。有的信很短,只有几句祝愿,有的很长,可以讲一个有头有尾的北极故事。熊助手和精灵秘书也参与通信。年复一年,倒也形成了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上,圣诞老人与熊相依为命,过着顶风冒雪的忙乱生活,有时要照顾摔到地上的月亮人,有时要对抗捣蛋的龙,并与小妖作战,这里还有驯鹿、钟表

人、雪孩子、红色的小矮人、绿色的精灵和从南极跑来打仗的五十位企鹅勇士。北极熊卡胡是个必不可少的喜剧角色,勇敢、善良而愚蠢,总是捅娄子,让自己受伤。有一天大风把圣诞老人的帽子刮到了北极柱上,好心的熊去够帽子,没想到柱子断了,砸烂了房顶,熊也从破洞掉进餐厅,还把熊腿也摔断了。

这些信并不表明托尔金比其他父亲更爱自己的儿女。也许他只是更用心而已——以他最擅长的方式:讲故事。引人注意的是,他绝没有利用这个难得的洗脑机会,向儿女灌输道理。圣诞老人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: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多爱你们,你们长大了可一定要好好地报答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。

二尺红头绳,圣诞老人的信,都是父爱的证明。但是卖掉喜儿算怎么回事?父亲欠地主的债可以用女儿欠父亲的债来

抵还吗?几十年来,人们说惯了黄世仁的残忍,却无视杨白劳的狠毒。老实说,托尔金写给儿女的这些信如果放进中国文化的酱缸,保不齐又会成为某些人教育小孩子感恩报恩的工具。鲁迅说过:“性交的结果,生出子女,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。——前前后后,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,仅有先后的不同,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。”

中国人常言父爱如山,今天看来,大概是说这父亲稳重、深沉,不肯也不会用心,只是像山一样盘踞在沙发上,兀自地打麻将,玩手机,看电视吧。而不论你长大成人,他便要用他的父爱,山一般地压迫下来。

做好的父亲,在我们这个国家,不仅要用心,实在还要像鲁迅所说,不让儿女受到如山父爱的胁迫,宁肯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,肩住了黑暗的闸门,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;此后幸福地度日,合理地做人”。

偶有闲暇的时候,喜欢看画。看今人的画,更喜看古人的画。

看得多了,慢慢会从画里读出一些体会。有时候,还会浮想联翩。于是,试着把看画、读画时的心得感受付诸笔墨,算是自己的读画笔记吧。

承蒙报社的同事抬爱,其中的一些文章,陆续在齐鲁晚报上开了专栏发表,竟也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。其间,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看到了,写信或打电话表示欣赏、鼓励。惴惴之中,我的心里还是安慰的。毕竟,在非常热闹的当下,还有不少人如我



随师兄去府上拜访钱林森教授,满怀激动与期望,已是九年前的事了。那天讨论的出版项目,占去此后我编辑生涯的主要时光,筹划项目、联系作者、一次又一次的编写会,断断续续地收稿、改稿,九年就这样在焦急的等待、繁忙的工作中过去了,而九年,是一位寿者生命时光的十分之一,是我编辑生涯中最美好的日子……每每想到这里,心中总难免暗惊。人一生有多长,能做多少事,什么是值得投入一生最好时光的事业?付诸漫长时光与巨大努力的工作,一旦完成,最好的报偿是什么呢?这些问题困扰着我,只是到了最后这段日子,我才平静下来。或许这些困惑都是矫情,尽心尽力、无怨无悔地做完一件事,就足够了。不求有功,但求告慰自己。

《中外文学交流史》17卷终于完成,钱老师、周老师和各卷

蒙田曾引塔索的话形容高卢战士:“那时他与年轻妻子结合,高高兴兴生儿育女,他当父亲,当丈夫,丧失了昔日的勇气。”

1920年,28岁的一战复员军人和利兹大学英文教授托尔金也是如此。圣诞将至,他忽然柔情满怀,神仙附体,于是给三岁的长子写了封信:“亲爱的约翰,听说你问爸爸我长啥样,住在哪儿。”他告诉约翰,他已经把自己画下来了——随信所附的画片上,有个身穿红袍,脚踏黑靴的老汉,长长的白胡子,红鼻子,红脸蛋,一个人走在亮闪闪的雪地里。他还在信里宣布这就启程,带着玩具去牛津,当夜北极大雪,但愿准时到达。落款是圣诞老人。

托名神魔,在大年夜给孩子写信,从此成了托尔金每年一度的乐事和托家持续24年的传统。次子迈克尔、幼子克里斯托弗和小女普里西拉都曾接到过圣诞老人的来信。它们图文并茂,贴着手绘的北极邮票,盖着北极邮局的邮戳,年年必到,一开始放在家里的壁炉边上,后来买通了邮差,干脆由邮递员叔叔亲自递到小朋友手上。